



寫小說使我的人生比較安定。

----- 聯合報讀書人 1999/2/8

@吳達芸 評(女島紀行) / 長篇小說

世紀末女子返鄉

對許多女性而言，母 / 女的關係是愛恨交織背負以終的十字架，實有難言之隱 / 恨，鍾文音在 <女島紀行> 中卻正面斧劈這樣的題材，尖銳的刻畫這樣的親情愛索 / 枷鎖。

這本書，寫的是一個九 0 年代現代都會女性返鄉之旅，她在旅途中重新檢視與自己父母特別是母親的關係，是父沒後的首次全家團圓祭掃，更是一場回歸母懷之旅。光是這一條主線就饒人尋味。

女主角吳春滿是在除夕前一天早上天尚未明的睡夢中，在寄居城市的頂樓，被母親以電話轟隆轟隆的劈問給驚醒：「妳咁是人生的？呀是畜生生的？過年過節毋想返轉家？是在衝啥？ ……」阿滿回想到有一年除夕她被換去找阿爸，走到村外見大樹下輸錢的阿爸悶頭抽菸不敢回家……這「不敢回家」的景象，使父女的影像重疊了。

母女間的糾葛可能遠為深刻複雜，母視女記事己身命運憾恨的補償寄託，又可能是一切自信的複製期待，還可能是青春不再的嫉羨對象 ……而女之視母又何

嘗好過？若母太強形同今生永難攀越的嫉恨勁敵，太若則成慎避重蹈的戒懼可悲模式，甚至是自憐自艾的怨嘆因由…。

春滿即是如此，她想起母親，神色只有感傷與嫌惡，視母親為「天敵」，終其一生只想「自己要何時才能掙脫母親」？

母女如此不同，記憶中的母親嗓門大，打噴嚏放屁都加大音量，阿滿常被嚇到。而她卻以她母親不喜的「嗓門小，個子小，吃飯像貓食，睡覺只窩在小地方，小家碧玉見人不大方」方式窩居著，於視母親在她憶中或疾言厲色，或無語含霜。最常是動輒投以言行的暴力。有次小阿滿掉入鄉下水溝，當眾人七手八腳地救起她後，小嬰仔阿滿卻立時讓阿母賞了一巴掌而哭出聲來。

可是阿滿不得不承認母親自有她野生草莽的存活之道，小學五年級前，出門行商的母親從來不為小跟班的她買票，屢屢為此和車掌爭吵。有次車掌罵母親：「臭雞屎！」母親竟抓對方的頭撞車門。又是一次車掌趁母子下車時，推了阿滿一把，母親察覺，硬是緊追到下一站，趁車開之際狠攔了車掌一記，她即使因此而受拘罰，「人是呷一口氣！」母親說。

於是怯懦酗酒嗜賭的父親當然是母親時時詈罵的對象，以致父親晚年寧願孤苦獨居田間陋廬，也不願回家。阿滿心中嘗如是幻想：「母親 …罵了足足兩小時，阿滿……把自己想像成一架攝影機，鏡頭對著母親一張一閣的嘴…鏡頭反拍，自己的女兒和一旁爛醉如泥的丈夫，母親尖叫……」

返鄉之旅隨行隨憶，隨著「孤寂記憶亡魂的超渡」，成長的阿滿逐漸能檢視到隱含其間愛戀質素。守歲之夜有關「時辰」的話題，引起母親的記憶「妳記得否 …妳細漢時我揣妳去鑽耳洞…望天日，人講查某团仔那日鑽耳洞會好命，啊妳也沒…唉！」可見母親不願女兒重蹈自己貧寒命運的苦心。而這番苦心當母親的「歸宿成爭議，隨著嫂嫂提出小姑回鄉侍母的建議，母親噴薄而出如此辛辣的話語：「恁不要隨人顧自己，女兒加早晚是要嫁人的，這裡不是老的就是小的，叫伊留在下港，等於是害伊一世人，跟著我做老姑婆，沒錢攞沒朮，老了看要死去哪！」母親的傳統從夫觀及對女兒命運一體同悲的愛，終於惕透展現。

回首村落家園已經儼然成了女人國，丈夫無法白首，兒女成群在外，老婦們倚門盼望相濡以沫的悲情景觀，更擴張為人類命運的縮影。歷史已不是由吳家三個男子執筆，取代了往昔的無影無聲，永遠不會留名祖譜的世紀末女子，卻像華枝春滿般的在一座座城鄉屋脊的女島間遊走，隨行隨記，記史發聲，各處安身，隨己自在。

本書也提供性別閱讀有趣差異反應，權威南讀者可以讚嘆：「作者的文字很好，能將碎磚碎瓦像珠寶一樣地串起來，在簡陋的居所中，也能挖掘出動人的情節。」權威女讀者卻讀出：「接近女性最細膩的心境……是貼著生命寫的小說。」至此體會了生命承載的「輕」與「重」……

-----聯合報讀書人『主題人物』 1999/2/8

@王開平 /報導

老靈魂顯影

鍾文音電話答錄機中磁性沙啞的留言，讓人不由自主的浮起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慵懶情調。或者是雙魚座與生俱來的老靈魂隱隱作祟，鍾文音說她對流浪的渴望，未嘗不是投射著懷舊情結：「我一直覺得有什麼莫名的遠古氣息寄生在體內，注定了我流動的宿命。被命運的風吹著任意東西，有點溫暖就停來。」

對戀戀於三 0 年代氛圍，自稱是「生錯時代」的鍾文音，「寫小說使我的人生比較安定」。短短三個月中密集出版短篇小說集〈一天兩個人〉，長篇小說〈女島紀行〉（探索文化出版），見證了她迂迴的文學行路上執著的勤懇與勇氣。大傳系畢業後，原本投入熱愛的影像工作，在「侯孝賢電影社」擔任過製片助理與劇照師：「我很喜歡（童年往事）大塊剪貼的風格，充滿了人的氣味。像是替〈女島紀行〉開篇宛如跟隨女主角自微觀視角推移的敘事鏡頭，打下師承的根柢。」

在朝九晚五的社會體制外過著「打雜式的生活」，鍾文音形容那段在都會邊緣流蕩的游牧生活，「使我的社會心智年齡停在原地，出現嚴重斷層」。直到九三年進入主流媒體跑藝術線，「社會進化過程很慢」的鍾文音，開始向文字創作邁步，〈怨懟街〉在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脫穎而出。在另一段定居可能的開始，鍾文音卻又選擇出走到紐約學畫。「當劇照師、畫畫乃至寫作，或許採用不同媒材，但創作本質卻有共通處。」喜歡原住民淋漓潑灑的素人性格，高更的大溪地野性活力，由水墨習作轉進油畫的廣闊天地，生活拮据，但在藝術的豐富中，異鄉女子驚見內在「不同的自己」。

九七年返台，鍾文音終究選擇「書寫是我的本命事業」定著。以「報社記者工作養活自己」之餘，她「選用小說釋放生活的點滴聲色」，屢在各大文學為誤點

的書寫生命摘下冠冕。無論（一天兩個人）或（女島紀行），在在沾惹著真實，鍾文音不諱言場景多半借自生活，然而「情節部分沒那麼戲劇性」，著力於「飽滿的生命氣息」，鍾文音對於細部的瑕疵包容甚或擁抱：「我希望真誠成為我作品的戳記」。

四、五月間將出版結合影像的紐約生活手記：「我的攝影或許更據吸引力」，進行中的長篇將時代布景推前，二〇一〇年小女孩按父親臨終遺言尋找他失聯舊愛，探討「沒有形式 / 位置，是否有真愛」的母題，小女孩追憶記憶的線索由未來退回現在。一如（女島紀行）藉由記憶回溯來路，「最大的盲點是揣摩新世代的人類心態」向來迴避新科技的鍾文音也將減輕小說中預言成分的比重。

慣於連根拔起，沒有安全感，「不喜歡身分」的鍾文音娓娓說起「花開時看到花謝的一刻」，「生存就是走向死亡」生命惘惘的無常。她卻沒有發現，創作其實是她行旅中跋涉的足印，記錄了她走過的骷髏地或是玫瑰園。